

难以磨灭的学术印记： 卡迪夫 IAFL 大会与伦敦恐袭

刘蔚铭

2005-7-18

2005年7月1日至4日，由国际法律语言学家协会（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Forensic Linguists, IAFL）主办的第七届法律语言学双年会（7th Biennial Conference on Forensic Linguistics/Language and Law）在英国威尔士卡迪夫大学（Cardiff University）顺利举行。作为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法律语言学学术组织，本次会议汇聚了来自语言学、法学、司法实践等领域的知名学者，其会员遍布全球许多国家，在法律语言学、教育及跨学科应用方面研究得深入且广泛，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。本次会议延续了IAFL系列会议的高水准学术交流，为全球多个国家的学者搭建了法律语言学领域的国际交流平台，聚焦了该交叉学科的最新研究动态。

本次两年一度的学术会议，吸引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约137名法律语言学学者，会议规模宏大，学术氛围浓厚。会议期间，笔者有幸与多位学者首次谋面：包括广外杜金榜教授，以及来自台湾的学者——国立政治大学语言学研究所胡碧婵博士、静宜大学 Amy Wang 博士。与杜金榜教授相识已久，国外有幸偶遇，同在异地深感亲切。

会议进行期间，约有64名学者受邀进行了大会发言。经大会论文评议专家委员会的匿名评审，笔者与上述三位学者的论文均获录用，获得大会发言的机会。7月2日（星期六）17:00-17:30，笔者的论文“中国法官后语的言外与言后行为”于人文学院大楼（Humanities Building）203会议室宣读，主持人系美国执业律师 Richard Creech 先生。

本次大会是一次紧张活泼、紧凑务实、氛围友好以及关注现实的会议。与会学者在这样的会议上畅所欲言，纷纷对各国法律实践中出现的语言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，并试图从语言学理论角度解决这些问题，例如现行立法语言的可理解性问题、欧盟宪法术语之争的语言分析、日本商标侵权的语言分析、美国商标诉讼中语言学家作证的潜在风险、难民庇护寻求者的语言分析等等。他们深入探讨法律实践中的语言问题，展现了国际法律语言学研究的最新动态。在友好的学术氛围中，我国学者与该领域的知名学者，如 Malcolm Coulthard, Peter M. Tiersma, John Gibbons, Roger Shuy, Carole Chaski, Janet Cotterill 等，进行了沟通与交流，结识了新的学术界朋友，对外宣传了我国法律语言学的研究与发展。

7月1日晚7:30分，IAFL欢迎酒会在大学主楼举行。在欢迎酒会上，笔者与美国洛约拉法学院（Loyola Law School）的 Peter M. Tiersma 教授交流时，他说自己曾经还来过笔者所在的学校，在校内的“外教楼”住过。这可真是“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”。7月2日晚7:30分，

IAFL 卡迪夫会议晚宴在阿伯代尔礼堂 (Aberdare Hall) 举行。晚宴上, 与会学者欢聚一堂, 氛围和谐融洽。美国乔治城大学 (Georgetown University) 的 Roger Shuy 教授与笔者及杜老师同桌而坐。他温文尔雅, 平易近人, 尤其喜欢与中国人交流。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, 我们合影留念。

本次会议时间短暂, 总共只有四天, 但活动安排却非常充实。笔者经常晚上才返回住宿地, 略作休整之后便倒头就睡。除常规学术研讨外, 本次会议还设立了三个专题研讨会, 分别是: 1. 面向法学预科生的法律语言学研究; 2. 面向普通民众的简明语言与透明法律体系; 3. 难民庇护案件中的语言分析: 法律语言学的一个新分支的界定。由此可知, IAFL 官方明确提出, “难民庇护寻求者的语言分析” 已经成为法律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。在此领域的一次大会发言中, 笔者目睹了如下场景: 学者们纷纷涌入会场, 甚至有人因座位不足而坐在台阶上。他们围绕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积极发言, 踊跃提问, 热烈讨论, 展现出极大的热情。同时, IAFL 官方顺应这一趋势, 安排了更多相关大会发言, 充分体现了对该领域的重视。

此外, 会议期间还召开了国际法律语言学家协会 (IAFL) 全体会员大会, 审议并通过了由 Peter M. Tiersma 教授起草并经多次修订的协会章程, 顺利完成协会领导机构换届选举。Peter M. Tiersma 教授与卡迪夫大学 Janet Cotterill 博士分别当选新一届协会主席与副主席。正如 Janet Cotterill 博士在会后电子邮件中所言: “作为国际法律语言学家协会的成员, 我深感自豪。我认为, 我们的研究领域未来非常光明。作为新任副主席, 我希望与 Peter M. Tiersma 教授携手, 共同做出应有的贡献。” 大会闭幕后, 新任主席 Peter M. Tiersma 教授通过电子邮件特向笔者致函, 祝愿中国法律语言学研究取得丰硕进展!

国际法律语言学大会是一个无国界、充满友爱的大家庭。大会结束后, 正值 7 月 7 日伦敦地铁和公交爆炸案发生。考虑到许多与会代表仍驻留在伦敦, 大会组织者向所有参会代表发送了电子邮件, 表达问候与平安祝愿。许多代表也通过邮件分享了各自的经历, 并为所有代表送上祝福, 希望大家一路平安。在互相关心、充满友爱的氛围中, 所有代表最终都平安返回了各自的国家。

此时此刻, 笔者正在游历充满历史韵味的伦敦, 亲身经历了爆炸惨案, 在异国他乡亲眼目睹了英国人的坚毅与默契。

2005 年 7 月 7 日, 伦敦恐怖惨案发生当日, 笔者正准备动身前往牛津观光。在地铁车站口, 看到有许多人匆匆步出车站, 却无人进入。在售票窗口, 笔者被告知所有地铁线路均已关闭, 建议到不远处乘坐 139 路双层巴士。来到 139 路汽车站, 发现乘车的人明显比平时多了许多, 车上十分拥挤。由于地铁停运, 许多人只能选择乘坐公交, 导致公交车超负荷运行。奇怪的是, 路上的汽车比平时少了许多, 路过的巴士前面有的挂着 “No Service” (暂停服务) 的牌子。从巴士下车后, 笔者发现通往火车站的道路崎岖难行、障碍重重。无奈之下, 笔者只好步行穿越多处封锁路障, 终于乘上火车。辗转两个多时辰后, 于下午两点半才抵达牛津。

从牛津返回伦敦, 出站时注意到, 通往火车站的道路全部被封锁, 火车站内也呈现出与往

常截然不同的景象：大批警察出动，牵着大狼狗巡逻，他们怀中端着冲锋枪，局势显得十分紧张。

在伦敦街头，笔者遇到不少遇难者的家属；见到手持鲜花、一边行走一边哭泣的英国女孩；同时也注意到一些高级住宅区被黄色封锁带围了起来，显得格外冷清。这一切都令人痛心不已！回到房间后，笔者打开了电视机，屏幕上多是关于伦敦大爆炸的报道，自己仿佛也融入到了这种紧张的氛围之中。

笔者经常乘坐伦敦的双层巴士，幸运的是未在爆炸中遇难。有一次，从伦敦塔桥返回下榻旅馆时，地铁站刚刚发生意外。事后，许多道路被封锁，无论是乘坐公交还是地铁，都变得非常困难。所有汽车线路几乎全部停滞，连出租车也难觅踪影，地铁更是成为重点管控对象。

英国人坚毅的性格令人钦佩，他们的凝聚力也令人羡慕。面对伦敦大爆炸，他们内心虽然痛苦，但没有人将这一事件当作谈资或话题。他们似乎都在默默地互相配合，生活一切如常：正常上班、正常下班。没有地铁就坐汽车，没有汽车就坐出租车，或者自己开车。他们仿佛没有受到爆炸的任何影响。正如英国首相托尼·布莱尔（Tony Blair）在电视讲话中所言：'...they should not and must not succeed'——恐怖分子的图谋绝无可能得逞。必须挫败他们通过暴力制造恐慌、分裂社会的阴谋。这是对暴行的最有力回击。

此次爆炸案导致 52 名平民不幸罹难，700 余人受伤。逝者无辜，其生命不应沦为恐怖分子达成政治目的的工具。在此，谨向伦敦恐袭遇难者致哀。

2005 年 7 月 9 日，笔者准备乘机返回国内。从伦敦市区启程时发现，虽部分地铁已恢复通行，但各区间仅能分段衔接，无法贯通全程。受此影响，就会频繁更换地铁线路，由此折返绕行，耗时耗力，最终延误乘机。好在一名地铁工作人员告诉笔者，在非常时期地铁不能直达西斯罗机场（Heathrow Airport），需要在不同线路换乘不同地铁。结果整个行程耗费了很长时间，整个过程确实非常繁琐：首先在 West Hampstead 乘地铁到 Westminster，然后换乘地铁到一个小站 Barren Court，最后再转乘地铁才能到达西斯罗机场。幸好这位工作人员非常耐心，仔细说明了乘车线路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

抵达机场后，一切进展顺利。笔者随着大批同胞涌入中国国际航班。刚喘了口气，飞机便开始微微颤抖，引擎的轰鸣声逐渐增强，机身在跑道上加速。刹那间，它像一只振翅欲飞的雄鹰，腾空而起，直上云霄。透过舷窗，落日的云层被镶上了一层金边，绚丽的彩云照亮了天际，显得格外壮观。英国伦敦，这座熟悉的城市，正渐渐离我远去，越来越小，越来越远，越来越模糊，最终融入天边的暮色之中.....

文献源自：

学术网站：法律语言学研究 (<http://www.flrchina.com>)

微信公众号：法律语言学 (forensicliling)

微信视频号：微明檐影